

一柄神剑，一个女孩，一群悲欢的人，一场徘徊的梦。

持剑者 心伤

Me and My
Broken Heart

朱炫
作品

知乎百万赞人气鬼才写手
本土脑洞大开的作家、编剧

大师兄

朱炫 长篇新作

以世界之大，再大的事，也是小事。
以人心之小，再小的事，也是大事。

如果结局都是注定好的，为什么还要经历那一切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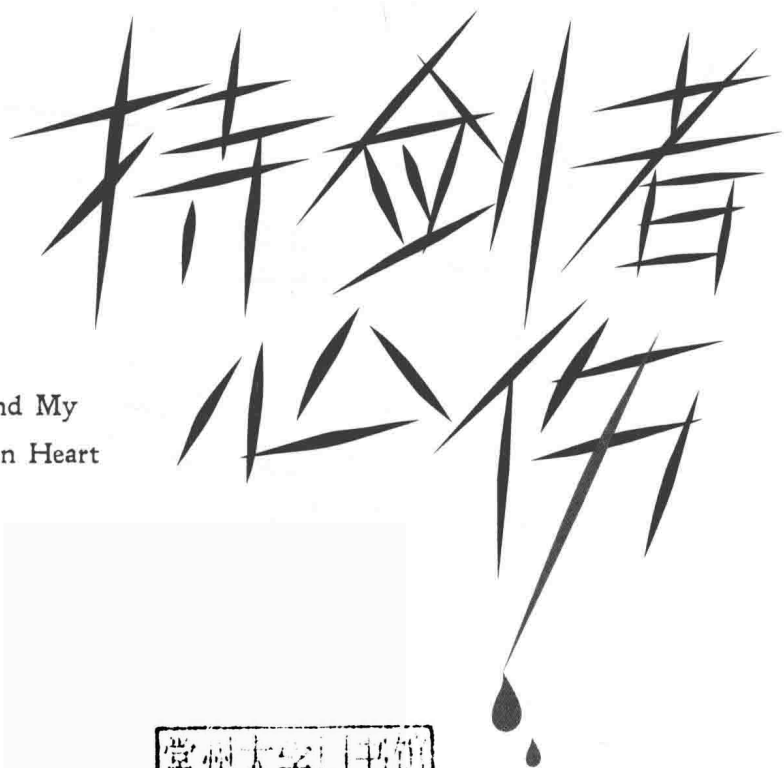
C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精英天团
CCTV

朱炫 作品

Me and My
Broken Heart

持剑者 心伤

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持剑者心伤 / 朱炫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8.7

ISBN 978-7-5404-8529-0

I. ①持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6410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长篇小说

CHIJIANZHE XIN SHANG

持剑者心伤

著 者: 朱 炫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特约监制: 岳 阳

策划编辑: 李彩萍

特约编辑: 温雅卿

营销支持: 张锦涵 傅婷婷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408千字

印 张: 23.5

版 次: 2018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29-0

定 价: 49.8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 / 001

第一部分 爱之于我 / 003

第二部分 三生有界 / 061

第三部分 剑落无声 / 139

第四部分 枫桥一梦 / 217

第五部分 盖世英雄 / 301

尾声 / 369



楔子

天地是无穷的雨，影影绰绰的人徘徊在四周，他看不清晰。

他想动，却发现自己被绑在铜柱上，视野里一片铁灰。

一阵剧痛。

他低下头，腰腹上一道见骨的伤口，流出的血滴在雪中，蒸发着腥味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他一直在流泪，他想说求求你们，放过我好吗？

可无人理他，只有那些忽近忽远的笑声，像是从大地深处爬出来。

他抬起头，黑云密布的天穹上落下一颗燃烧的流星，砸入大地掀起剧烈的冲击波，化为一片深陷的盆地，从中生出藤蔓一样的黑色荆条，裹成一株参天的死树，黑色的树干忽地亮了，那是燃起的火焰如同它的血。

至大至伟的力量。

是宝相庄严。

黑夜的尽头不知何时燃起了长龙状的炬火，十万个身披黑袍的人匍匐着来，匍匐着赞美，匍匐着奉献。

“诸位，替天行道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！”

有人抡起一把重锤砸中他的后颈，清脆骇人的声响，于是他的头深深垂下去，耷拉在两肩之上。

“杀了他！”

数不清的刀枪剑戟劈下来，血花飞溅，视野里只有一片血污。

他感觉不到疼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梦里，可是这个梦太古怪了。

大滴的鲜血落在地上，他睁开眼，从人群的缝隙里，似乎看见一个女孩，像是雪中的玫瑰，很冷，也很漂亮。

于是他伸出手，想拨开那些挡在面前的人，可他的左手只剩下半截，皮肉连着骨头，他又想开口让那些家伙滚蛋，可嘴里却只能发出“啞啞”的声响。

又不知为什么，他感到一种填满胸口的难过。

也许是那个女孩看着他的眼神。

“这个人，我来杀！”

她一步步走过来，攥着一条黑铁的链枪，起先只是小跑，到最后已是大步狂奔，划过空气的呼啸吹散了雨幕。

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要死了。

这世上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吗？

有的。

“天哪，考试睡过头了！！！”

年轻人猛地从上铺坐起来，一头撞在天花板上。

第 一 部 分

爱之于我



第一回

七月小暑

1.

“别看了，鱼凡真没来。”

二十岁的时候，许卿记得是个夏天，他站在师大礼堂里，哀乐响得人后脊发凉，室友穆仁庄捅了捅他，知道他在找谁。

“死人面前发春，你心真大。”

今天是历史系女教师贾素丽的追悼会。

女人昨晚像是纸鸢一样从教学楼上跳下去，成了师大近三个月最大的新闻，上一次还是有学生在食堂的包子裡吃出一只彩虹色屎壳郎。

警方说贾素丽是自杀，其实警方说什么都无所谓，作为“师大三丑”之一，贾老师即便死了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。

唯一不可思议的是学校里都在传，贾素丽其实只有三十五岁，可许卿一直以为她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。

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，却长了一张七十五岁的脸，如今又死了，这让许卿更加坚信师大的风水不好，比如男生宿舍的位置就挺凶的，一年四季也看不到对面女生宿舍的人洗澡。

“许卿是吧？裘主任让你去一趟办公室。”来了个学生传话。

许卿心里骂了声娘。

裘得解是许卿历史系的辅导员，兴趣爱好是突击查寝与促膝长谈，许卿一直认为裘得解很适合做思想工作，张嘴小周啊小王啊，闭口你这个思想啊，很烦。

推开办公室的门。

果真一副禁欲扮相，许卿猜想他可能至今还是个处子身，这体现在他的扣子永远系到顶端。

许卿走神望了眼窗外，下午的阳光很烈，又是个寻常午后。

无数个这样寻常的午后堆积起来，就是他所有的大学生活，然后他就会毕业，找工作，娶一个女人，生一个孩子，老死。

这个女人应该，大概，肯定不会是鱼凡真。

因为你无法想象那个冰刀一样的女孩有一天也会鸡皮鹤发，毕竟在师大里鱼凡真素有“雪山女王”的称号，而不论是“雪山”还是“女王”，都不应该在琐事中温墩老去。

怎又想到了鱼凡真？

许卿发现自己可能是魔怔了，喜欢一个女孩，就整天想她，糟糕的是师大想她的男人成百上千，这么多男人每天都在想，这股精神力量该是多么强大。

穆仁庄常说，你们这帮色坯要是在古代，那鱼凡真可以当教主了。

许卿表示自己可以当木驴护法，专门给教主侍寝那种。

“贾老师死之前跟我说，有东西留给你。”

裘得解张嘴第一句话，就让许卿目瞪口呆。

“留给我？”

他除了在贾素丽那门课挂过，就再没什么交集，这事来得太突然。

“你自己去拿吧，就在她宿舍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”

姓裘的摘下眼镜，象征性地默哀了几秒钟，递给许卿一把钥匙。

关上门退出来，外边儿夏日晴空，也不知哪个农学院的学生在教学楼的花圃里种菜，空气里飘着一股淡淡的屎味儿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穆仁庄凑上来。

“我哪儿知道。”

许卿将事情说了，穆仁庄眯了眯眼：“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没准很刺激。”

如果许卿知道穆仁庄这张乌鸦嘴黑透了，他当初绝不会选择跟这种人做朋友。教职工宿舍五楼。

这个点老师都在上课，整整一层空无人影，凭空一股凉气钻着人牙眼儿地寒，

许卿掏出钥匙开门，屋子里陈设如常，贾素丽常用的茶杯仍在桌上，再就是一张板床，被子叠得四四方方，颇为朴素。

“找找看。”

“在这儿。”许卿打开抽屉，发现里面躺着信封，写着“许卿”两个字。

这个信封显然被人动过，有撕开的痕迹，但对方似乎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毕竟里面除了一张字条，什么都没有。

“我估计是裘得解那个变态……等等，这是什么？”

许卿愣住，字条上是女人娟秀的笔迹——东经 123° 34′，北纬 41° 44′。

一个坐标。

“这地方在哪儿？”

脑后忽然一声轻笑，本来这笑声极小，一般人听不见，可这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四下里静得出奇，二人猛回头，就见有人蹲在窗户上，冲他俩招了招手。

从这个时间点开始，许卿的生活就算完蛋了。

2.

“你怎么上来的？”

理智告诉许卿，这里是五楼。

“飞。”

男人一件文化衫，一双露趾拖鞋，不到四十岁的模样，胡子拉碴，一头很久没洗的头发乱蓬蓬梳在脑后。

“你到底是誰啊？”

“师大每年都会给一批孤寡老人寄钱，我就是其中之一，领了你们学校四年救济款，领出了感情，得知有人死了，心里很痛，过来缅怀一下。”

“我这辈子头一次见三十多岁的孤寡老人。”

“你就是骗我们学校的救济款吧。”

“不是骗，是智取。”

男人说：“我叫史封喉，来找一样东西，一样你们贾老师留下的东西。”

“这字条是你的？”

“比这个大。”史封喉翻箱倒柜。

“大哥你就是贼吧……”

正说着许卿嗅了嗅鼻子，有一丝焦糊味。

天哪，着火了。

“在那儿！”史封喉手指处，赤红的火光从墙体内部透射而出，火流在每一道裂痕中流淌。

“散开！”

男人一把抓住他俩，足尖点地，轻盈至极，眨眼的工夫就离墙丈远，裂石中又卷出一道狰狞火舌，黑红色的火炭向四面八方迸溅，所落之处熊熊燃烧。

眨眼的工夫，整间宿舍成了一片火海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？！”

许卿意识到贾老师可能在墙里埋了个炸弹。

但那一刻他还是见到了一团明黄的焰光。

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火，如此纯粹，仿佛炼狱中的业火，它并不是那种亮丽的、光明的东西，来到这个世上，似乎也只为了纯粹的燃烧，烧死所有的一切。

更诡异的是，他似乎曾经见过，也许这么说有些古怪。

许卿痴迷于火焰的跳动，几乎有些发愣。

“吓傻了吧你！跑！”穆仁庄狠推他一把。

砰！

凭空一股清气，是奔雷巨浪，也是太古铜钟，那是压缩后的空气由一个中心点炸开，形成可见的庞大气旋。

一屋子的大火也如风中残烛，刹那泯灭，只余下零零碎碎的火星飞扬。

“火……火灭了？！”穆仁庄大张着嘴。

许卿跌坐在地。

“搞了半天你在这儿。”史封喉搓着手掌。

整面墙皮剥落，当中裂开一条夹缝，熔化的混凝土中插着某种东西，赤红的身子立于火中，许卿第一次见到那东西，它看起来等待了许多年，化作一缕孤独的影子，枯坐在井底。

随后它飞起来，又冲许卿来了！

“天哪！”

许卿举手下意识格挡，忽觉手心一热，结结实实握住了什么。

一柄剑。

通体白色，剑柄白银雕花，一株死树雕刻其上，剑身笔直修长，没有剑鞘，

而是一层血红气流包裹，又燃烧蒸发，露出里面火焰熊熊的剑刃，不多时火苗熄灭，余下一缕金红闪光。

“把剑给我。”史封喉伸出手。

许卿反应过来，慌不迭将宝剑抛过去，他从小就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，尤其是这种邪乎的东西。

谁知那柄剑在空中打了个旋儿，又飞返回许卿手中。

“这总不能怪我吧！”

史封喉也愣住，大概没想到会这样，这宝剑如今有灵性一般，直往许卿手里钻，试了几次都是如此。

“看来这钱没法挣了。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还不明白？这东西就是为你准备的。”

史封喉脚下一蹬，直接从五楼翻窗而走，如白鹤振翅，翩然落地。

“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!（愿原力与你同在！）”

“他刚才是不是跳下去了？！”

第二回

雪山女王

1.

“我摊上事了。”

许卿感觉自己就像是去体检，医生说你的前列腺有自主意识想要离开你，那种感觉通常被人称为五雷轰顶，同时又有点蒙头转向。

白天一场火学校里天翻地覆，官方说是线路老化，可对许卿来说这又不单单是一场火灾，原本这柄剑从火中来他还只当是缺氧的幻觉，可史封喉从五楼跳下去，总不能是自己眼花了吧。

许卿知道这事不对。

穆仁庄说：“这把剑没准还会幻化，你想啊，电影小说里不都这样吗，这东西会变成一个少女，见了你就叫主人什么的。”这让许卿想起那些网文高手，白天剑插在鞘里，晚上人插在剑里……

可为什么墙里不能直接是个姑娘呢，钻出来说我就是为你准备的。

凭什么人家的是美女，我的是一柄剑？

许卿摸了摸口袋里的小黑盒，心里五味杂陈，这是穆仁庄送他的霸王龙电击器。

穆仁庄花二百八在网上买了两台，自己留一台，送许卿一台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从师大的救济款名单里找到了史封喉的地址。

“我认为这人知道不少秘密，我们可以亲自去问他，如果他是正义的一方，

我们就加入他，如果不是，我们就电他！”

穆仁庄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显然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没准是超能力者，贾老师是他们中的一员，那个姓史的一定也是，他们顺藤摸瓜就会见到一个光头，光头说变种人的未来就靠你们了。

许卿说穆仁庄你的超能力应该就是变身成傻×，这是个很厉害的能力，你要好好珍惜。

这种无意义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傍晚，许卿出来买酸辣粉，卖粉的老板见他宝剑背身，顺口喊了句少侠，许卿说他是学校话剧表演，演令狐冲。

他以前看小说，最喜欢令狐冲，令狐冲有任盈盈，是妖女也是圣姑，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女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是妖女，什么时候是圣姑。

他以为鱼凡真就是这样，当然这也只是他以为，在那天晚上之后，他压根就再没跟鱼凡真说过几句话。

说起那个晚上，记忆就像是隔了一层水汽，显得不那么真实。

许卿还记得那是个雪夜，雪花落在四合院的屋檐，勾了一道浅浅的银边。

2.

大一的跨年夜，学生会在胡同里租了间四合院庆祝，可许卿却要走了，他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，本不该参加这样的聚会。

身后的屋子里人声鼎沸，却显得很远，尽管穆仁庄仗着自己是学生会主席，领着他进来，可整个晚上他除了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吃香肠卷，实在没别的事可做。

现在他要走了，也没有人注意到。

砰！

不知谁家放的礼花袅袅升入夜空，远瞅着像海里上浮的水母，他仰起头看得入神，视线尾随着淡金色余光洒下，才发现院子里其实一直站了一个人。

是个女孩。

堆了一个极丑的小雪人。

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，没有人觉察，似乎她就应该在那里，站在一片鹅毛状的夜雪中，仓皇冷艳。

“好看吗？”

“好……看。”

“谢谢，但我觉得很丑。”

许卿才明白，她指的是那个雪人。

“今天雪好大。”

许卿愣在那儿，不知该怎么回答，他觉得自己的世界忽然变得很安静，静得能听见雪绒落在鼻尖的声响，他想说同学你谁啊，你从哪儿来啊，你往哪儿去啊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，是不是空虚寂寞冷，需不需要有人在你来“大姨妈”的时候给你送热水瓶啊，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留下一个好印象，却只闷闷地说：

“天气预报说今天大雪偏北风五级。”

糟透了。

“你也是学生会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许卿撒了个小谎。

“我不是。”女孩想了想，“我是来喝酒的。”

她这么说的时候丝毫没有享受跨年夜的兴奋，只是随手褪下大衣，露出一件丝绒礼裙衬里，纯粹的白像是一片裁下的新雪，皮带上点缀的玫红又好比冻了霜的玫瑰。

“你要走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没人理你？”

“也不是啊……啊哈哈……啊哈哈。”许卿挠着头，“我有个朋友是学生会的，拉我过来说有不少好东西吃，然后，我吃饱了……”

“没人理你。”女孩看着他。

许卿没作声，他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揉碎了，又展开来，一览无余了。

“你要没什么事，就陪我喝一点吧。”

“我？”

她甩手把大衣丢过来，算是回答，又一把挽住许卿胳膊，黑色的罗马鞋大踏步踩过积雪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
许卿的世界停止了。

其实现在想想，他认识鱼凡真的过程也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天崩地裂，也不见落雨纷纷，无非是一片雪中，走来一个人。

于是你任由着被领进屋，眼见着屋内的喧哗安静下去，像是一柄冰刀插进沸水。一双双嫉妒羡慕的眼光投来，心中层层的窃喜与得意，你登上了人生的顶峰，

成为众人的焦点，师大的“明星”，派对的“宠儿”。

而实际上在那个晚上女孩并没有怎么说话，她始终静静地坐在对面，大多数时间都盯着窗外的雪。

有时候你会觉得她其实并不在宴会之中，而是一抹飞雪绕在时空之外。

可你的眼睛就盯着这一抹飞雪，反复地游弋，死也分不开。

后来许卿才知道，女孩叫鱼凡真，是他的学姐，师大的学生喜欢叫她“雪山女王”，是说她性子冷冽，偏生又姿容美艳，自然是登山者众，坠崖者无数。

至于为什么是许卿，又为什么是那一晚，没有人想得明白。

实际上连许卿自己都没明白。

他只知道，如果那晚自己早一分钟离开，也就不会认识鱼凡真，更不会喜欢上她。

但人这一生许多事，往往都少了这一分钟。

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是注定的，得到与失去都是。

如果你知道这一切终究只是泡影，你是否还会想要开始？

“会的吧，毕竟我是个傻瓜。”

许卿停下脚步像是自言自语，这让他从回忆中醒来，一抬头才发现场景熟悉。

这是昨晚贾素丽坠楼的小巷。

傍晚时分巷子里显得分外幽冥，许卿不禁打了个哆嗦，视线扫过，头皮“嗡”的一声发麻。

好死不死，有人堵在巷子里。

“裘老师……下班啊？”

第三回

普通教育刀法

1.

裘得解站得笔直，拎着公文包，目光远比往日凛冽。

“贾情珍果然狡猾，拿小字条糊弄我，原来剑一直就在我眼皮底下。”

“贾情珍是谁？”

“就是贾素丽。”

“你这不等于没说吗。”

裘得解搓了搓手，幽幽道：“把剑给我吧。”

“好的！”

许卿说这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糊里糊涂就拿了，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某个神秘组织，我不想惹麻烦。

自从拿了这柄剑，他突然意识到没准真给穆仁庄猜中了，但不管是神秘组织还是外星人，他都不想惹。

宝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。

裘得解一把接住：“多……”

谢字没出口，那东西荡开一声龙吟，二人慌忙趴下，等狂风散尽，宝剑又握在许卿手中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裘得解扫了眼，“天穹炎剑选了你。”